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御製文初集卷十一至十四

臣永瑢恭校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主事臣陳文樞

謄録監生臣周嘉猷

御製文初集卷十一

序

重刻十三經序

班固氏曰六學者王教之典籍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至治之成法也漢代以来儒者傳授或言五經或言七經暨唐分三禮三傳則稱九經已又益孝經論語爾雅刻石國子學宋儒復進孟子前明因之而十三經

之名始立自宋易漢唐石刻之舊五經始有板本及明
南北監板行而箋疏傳義臚列具備學士家有其書傳
習彌廣顧訓詁繁則踳駁互見卷帙重則豕亥易訛或
意晦於一言之舛或理乖於一字之謬校讐疎略疑誤
滋多承學之士無所取正我朝
列祖相承右文稽古
皇祖聖祖仁皇帝研精至道尊崇聖學五經具有成書
頒布海内朕披覽十三經注疏念其歲月經久梨棗日

就湯滮爰勑詞臣重加校正其於經文誤字以及傳注
箋疏之未協者參互以求其是各為考證附於卷後不
紊舊觀刋成善本匪徒備金匱石室之藏而已書曰學
于古訓乃有獲傳曰經籍者聖哲之能事其教有適其
用無窮朕咨采勑幾實無審定之暇亦無鑿古之識而
惟是緝熙遜志日就月將則有志焉而不敢不勉繼自
今津逮既正於以窮道德之閫奥嘉與海内學者篤志
研經敦崇實學庶幾經義明而儒術正儒術正而人才

昌愜先王之道以賛治化而宏遠猷有厚望焉

重刻二十一史序

七録之目首列經史四庫因之史者輔經以垂訓者也尚書春秋内外傳尚矣司馬遷創為紀表書傳之體以成史記班固以下因之累朝載筆之人類皆嫺掌故貫舊聞傍羅博采以成信史後之述事考文者咸取徵焉朕既命校刊十三經注疏定本復念史為經翼監本亦日漸殘闕併勅校讐以廣刋布其辨譌别異是正為多

卷末考證一視諸經之例明史先經告竣合之為二十二史煥乎冊府之大觀矣夫史以示勸懲昭法戒上下數千年治亂安危之故忠賢奸佞之實是非得失具可考見居今而知古鑒往以察來揚子雲曰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豈不在善讀者之能自得師也哉

日講禮記解義序

皇祖聖祖仁皇帝稽古右文命儒臣日值講筵五經通

鑑以次進講薈萃羣言發明旨要臚為解義積有成編譯以國書頒示中外各製序言弁其端而授諸梓易書詩三經先竣春秋若干卷刻於雍正年間惟禮記卷帙浩繁藁本存繙書房久之未竟厥業朕御極之初允儒臣請纂脩三禮義疏因取日講禮記解義原本參校異同歸於一是并命翻譯授梓以備五經之全敬列皇祖御製原文於前而略述大槩以誌成書歲月惟禮記出自漢儒然多本於七十子之所傳習如大學中庸

二篇既經有宋大儒定為孔氏遺書訓釋而列於學官其他精言奥義往往與易詩書春秋相發明非董仲舒揚雄輩所及盖其來有自去聖人之教固未遠也雖月令王制附益其間有以啟後人疑議而先王之制所傳各異事之不可考而說之不可强同者亦已多矣依文立訓以存舊覩說經之通例也抑班固有言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為急經禮三百曲禮三千豈惟其文而已盖將以章志貞教大其坊與天下臣民共之仰惟

聖祖序言所謂體諸躬修措之邦國者禮之實而明經之大用也因言以求其義因義以達其用夫豈章句訓詁之足云敢申言之以闡

至訓

欽定三禮義疏序

三禮之傳遠矣周禮六官河間獻王上之儀禮十七篇禮記四十九篇高堂生戴聖傳之漢唐以來箋疏訓釋無慮數十家考其義或相牴牾先儒嘗譏其聚訟要其

掇拾灰燼之餘傳先王制作之舊得什一於千百好古

者所為鄭重而愛惜之也我

皇祖聖祖仁皇帝表章羣經既

御纂周易折衷而詩書春秋則以分授儒臣纂輯義疏

頒布海内惟三禮未就朕御極之初儒臣上言今當經

學昌明禮備樂和之會宜纂輯三禮以藏五經之全爰

允其請開館編校越十有一年冬告竣夫禮之所為本

於天殽於地達之人倫日用行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

朋友之閒斯須不可去者天不變道亦不變此其本也其制度品節服物采章隨時損益屢變以適其宜者禮之文也三代去今數千年矣脩其教而教明循其道而道行謂三代至今存可也何則其本得也若其用之朝廷邦國名物器數之具周旋進退之儀雖先王處此必將變通以適其宜而不泥於其迹故言禮者惟求其修道設教之由以得夫禮之意而已顧其教之不泯道之所由傳未嘗不賴於經好學深思之士讀其書有惜不

能俯仰揖讓於其間者先王制作之精意尚可想見於
抱殘守闕之餘則經傳之為功也大矣鼎彝鈎劍之遺
篆籀之蹟流傳有自尚摩挲而寶護之况制作之精意
所賴以傳者歟獨其貿於衆説無所取衷爰命校纂諸
臣芟煩截浮約文申義敷暢厥旨至其説之不可强同
者稍為辨正而仍其舊葢其承傳各異必牽合附會比
而同之則其惑也滋甚故無取焉刻既成為之叙論以
發其端俾隆禮者有所考云

皇清文頴序

我大清受

命百有餘年

列祖德教涵濡光被海宇右文之盛炳焉與三代同風

朕紹聞遜志以是為學亦以是為治矢其文德一紀於

兹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盖自有天地而人經緯

乎其間士君子之一言一行國家之制度文為禮樂刑

政布之為教化措之為事功無非文也乃其菁英所萃

蔚為國華詞以發之聲以永之律以和之諧協六同彰施五色典謨作焉雅頌興焉詩不云乎追琢其章金玉其相文之盛也而賡之曰勉勉我王綱紀四方則所謂其風自上也曩我

皇祖命大學士陳廷敬選輯皇清文頴儲之延閣未及刊布

皇考復允廷臣之請開館編輯隨時附益久之未竣朕因命自乾隆甲子以前先為編次凡

御製詩文廿四卷臣工賦頌及諸體詩文一百卷録成序其首簡昔之論文以代為次者於漢則有西漢文類唐則有文苑英華唐文粹宋則有文海文鑑元則有文類明則有文衡皆博綜一代著作之林無體不備今是編惟取經進之作朝廷館閣之篇與諸書小異然以覲斯文風尚當有取焉在易渙之象曰風行水上善立言者以為天地自然之文而序卦受之以節言文之不可過也繼之以中孚言有實也節而不流徵之以信有典

有則可久之道其在斯乎朕孜孜典學求所以善持之者因以為摛文者勗俾共勉云

重刻通典序

稽古帝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以及累朝名物制度因革損益之詳紛綸浩博散見典籍未有統貫唐宰相杜佑於為淮南節度書記時始出己意搜討類次勒成一書名曰通典為類八為書二百卷自唐肅代間上溯唐虞雖亦稍据劉秩政典及開元新禮諸書要其綱羅百

代兼綜而條貫之斯已勤矣厥後鄭樵廣之作通志馬端臨續之作通考三書並行於世朕以其歷年久遠頗有殘缺特命重為校正刋刻以廣其傳通典實先告竣朕惟三書各有意義鄭樵主於考訂故旁及細微馬端臨意在精詳故間出論斷此書則佑自言徵於人事將施有政故簡而有要核而不文觀其分門起例由食貨以迄邊防先養而後教先禮而後刑設官以治民安內以馭外本末次第具有條理亦恢恢乎經國之良謨矣

書曰學于古訓乃有獲為國家者立綱陳紀斟酌古今將期與治同道而不泥其迹則是書實考鏡所必資豈以供博覽而已哉爰揭之以告讀是書者

詞林典故序

詞林典故書成大學士張廷玉等以序請朕惟六經之士豈易言哉而况躋玉堂而列芸署者盡六經之彦也木天故事歷代沿革具見於斯則又何言惟是國家重館閣之選極優遇之隆詎祇蜚其英聲將以華國而已

哉如濂溪所謂文以載道者舍是無他求夫布衣韋帶之士由立言以期不朽足矣若夫國家右文重道將以淑世熙績繼往聖之絶學開萬世之太平胥是賴焉名之盛者實難副任之大者責彌重譽之來者毀亦隨其尚思春華秋實之喻而凛虛車鱗楦之譏哉

重刻文獻通考序

朕允儒臣之請校刋三通通典既竣即以文獻通考付之剞劂是書曾豪

皇祖聖祖仁皇帝命禮臣補訂殘缺
御製序文梓行宇内顧簡帙繁重年久不無漫漶今悉
仿十三經二十二史成式刋訂葢於是家有其書矣朕
惟會通古今該洽載籍薈萃源流綜統同異莫善於通
考之書其攷覈精審持論平正上下數千年貫穿二十
五代於制度張弛之迹是非得失之林固已燦然具備
矣夫帝王之治天下也有不敝之道無不敝之法綱常
倫理萬世相因者也忠敬質文隨時損益者也法久則

必變所以通之者必監於前代以為之折衷大哉我
聖祖之序曰有治人無治法師古者師其意不師其迹
誠體此意而因其可因損益其所當草因時以制宜理
得而事舉則是編也誠考据之資可以羽翼經史裨益
治道豈淺鮮也哉是為序

初集詩小序

向叙樂善堂集云夙昔典學所心得不忍棄置後雖有
作或出詞臣之手真贋各半且亦不欲與文人學士爭

長故十數年来臣工以編次詩文集為請者槩弗許然
幾務之暇無他可娛往往作為詩古文賦文賦不數十
篇詩則托興寄情朝吟夕諷其間天時農事之宜涖朝
将祀之典以及時廵所至山川名勝風土淳漓罔不形
諸詠歌紀其梗槩積至今以數千百首計矣而較晴量
雨憫農疾苦之作為多覩其詩可以知憂勞而驗今昔
使閱歲逾時或致殘缺失次其不忍棄置較先為甚因
取丙辰以迄丁卯所作畧加編定都為四十四卷古今

體計四千一百五十首有奇命翰林中字畫端楷者分卷抄録裝為一集不付剞劂猶初志也時乾隆巳巳夏六月望日

毛詩全圖小序

巳未春乘萬幾之暇補宋馬和之舊蹟為毛詩全圖間亦指稿涉筆並録全詩於右越數年始成帙帙成序其事於後因念詩義深遠尤切於尋繹宣聖以詩設教與書禮並雅言之昔人藏書猶備數本況兹圖本不徒以

文翰重乎爰命畫院諸臣設色為之詞臣裒曰修錄詩別為一部庶政稍閒棐几時展覺三代朝章民俗一一具存淳龎忠厚之風猶去人不遠也夫詩以言志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是圖也錄至於再其亦長言永歎之旨乎

重刻通志序

宋鄭樵氏以閎通之學思欲極古今之變會通於一仿

歴代史例采正史及百家雜録為紀傳為譜為略所撰二十略者包羅天人錯綜政典該括名物上下數千年首尾相屬用功亦良勤矣觀其詆訶司馬遷班固之失髙自稱許謂足以盡學者之能事豈不卓然雄視著作之林而後人復歴舉其踈漏如馬端臨通考之所議者則亦不能為之諱也夫博物洽聞之士殫畢生之精力從容几研囊括貫串勒為成書宜其援据精而條理密顧紀事纂言尚不免於紕繆若此豈非所謂多而不能

無失者歟而況設局分曺成於衆手動淹歲序舉後忘前亥豕魯魚觸目而是任操觚者其可不知所懼也乎甚矣夫著述之難也好古者類矜三通既重刻通典通考工竣爰出内府通志善本校而付之剞劂以廣考索之助而序之如此

叶韻彙輯序

叶韻非古也而即古也有今韻而後有叶韻叶韻者以古韻而協之於今故曰非古然以今視之則用叶以合

異以古視之則非叶而本同故曰即古朕幼習易詩諸經考其音多與今韻不合長而汎覽百家其用韻亦往往異於今讀葢韻書之行權輿江左至唐以聲律取士部分較嚴而今所循用則出於宋元人之分併宜其與古不相契也三代而上言律呂言諧聲言書名其於音韻當必審清濁别脣齒喉舌有一定之部分勒之簡策與律度量衡象魏之法同為當世所遵守而惜其世遠而不傳也好古之士欲忖而求之其道無由宋吴棫本

易詩史漢諸書為韻補子朱子嘗取以釋毛詩楚詞明楊慎廣之為古音號稱淵博及證之羣籍其疏略不備者則已多矣因於幾暇指授儒臣博考經史諸子以及唐宋大家之文所用古韻舉而列之疏其所出次於今韻之後臨文索句就考焉可以恢見聞可以益思致獨是四庫之編浩如淵海學士畢生不能窮其讀區區掇拾而覼縷之何異稽躔次而溯有虞氏之敬授汎江淮河漢而追禹功之疏鑿其可指而數者幾何然方之嘗

鼎之一臠則未始非汲古之助云爾爰授之梓而行之

御選唐宋詩醇序

文有唐宋大家之目而詩無稱焉者宋之文足可以匹唐而詩則實不足以匹唐也既不足以匹而必為是選者則以唐宋文醇之例有文醇不可無詩醇且以見二代盛衰之大凡示千秋風雅之正則也文醇之選就向日書窓校閱所未畢付張照所足成者兹詩醇之選則以二代風華此六家為冣時於幾暇偶一涉獵而去取

評品皆出於梁詩正等數儒臣之手夫詩與文豈異道哉昌黎有言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皆宜然五三六經之所傳其以言訓後世者不以文而以詩豈不以文尚有鋪張揚厲之跡而詩則優游饜飫入人者深是則有文醇尤不可無詩醇也六家品格與時會所遭各見於本集小序是編彚成梁詩正等請示其梗槩故為之總序如此

沈德潛歸愚集序

沈德潛將錄其歸愚集前稽首而請序且曰人臣私集自古無御序例第受特達之知敢恃寵以請不即望序或訓示數語可乎德潛老矣憐其晚達而受知者惟是詩余雖不欲以詩鳴然於詩也好之習之悅性情以寄之與德潛相商搉者有年矣茲覩其集故樂俞所請而序之夫德潛之詩遠陶鑄乎李杜而近伯仲乎高王矣乃獨取義於昌黎歸愚之云者則所謂去華就實君子之道也夫子之訓小子曰何莫學夫詩使如後世雕龍

祭獺之為者聖人將斥而禁之顧反疏其源而導其流乎亦惟是名教之樂必有言之不足而長言之者舍是其何以哉昌黎因文見道始有是語固不必執風骨體裁與李杜較甲乙而歸愚叟乃能深契於此識夷守約斂藻就澹於向日所為壯浪渾涵崚嶒矯變人驚以為莫及者自視若不足且有悔心焉是則李杜高王所未到而有合於夫子教人學詩之義也夫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遇德潛受非常之知而其詩亦今世之非常

者故以非常之例序之異日者江國行春靈巖駐蹕思欲清問民艱暇洛新什將訪歸愚叟於愚公溪谷之間矣

詩古文書窓所夙嗜踐阼以来萬幾鮮暇雖或寄興吟詠而古文不數數為之是序構思染翰至四刻始就非復有曩日弓燥手柔之樂況能津逮古人耶歸愚叟於近代詩家視青邱漁洋殆有過之無不及者故樂為之序不復計其工拙遲速書卷以賜歲云暮

矣封事稍稀更償文債亦足為藝林增一勝事也乾隆辛未小除夜書於坤寧宮

御製文初集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御製文初集卷十二

序

盤山誌序

向於雍正年間奉

命敬謁

景陵往来薊野田盤山色宜人葢葍於目且沃於心矣而以程期惟謹訖未登臨因索智朴誌書讀之嗤其意

求博而辭失冗夫耕問僕織問婢山經地志文士之事彼方外流拘名象而濫碱砆者何為哉踐阼以後敕幾勤政日不暇給閲七年而後一往遊焉及一遊則峰之秀泉之清松之蒼石之詭日往来於吾懷是猶未見君子惄如調飢亦既見止我心則夷矣嗣是規地建園施金茸寺蹟之廢者日以舉境之幽者日以出上

陵廻鑾每憩止焉夫山川顯晦時有定數而必待人以彰不數年之間使田盤改觀者余也而顧兹寰宇風未

臻乎唐虞歳未餘乎三九恧焉抱愧者亦余也誌盤山而請序者其亦同余此心也耶

儀象考成序

上古占天之事詳於虞典書稱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後世渾天諸儀所為權輿也歷代以来遞推遞究益就精密所傳六合三辰四遊儀之制本朝初年猶用之我皇祖聖祖仁皇帝奉若天道研極理數嘗用監臣南懷仁言改造六儀輯靈臺儀象志所司奉以測驗其用法

簡當如定周天度數為三百六十周日刻數為九十有六分黃赤道以備儀制減地平環以清儀象創制精密尤有非前代所及者顧星辰循黃道行每七十年差一度黃赤二道之相距亦數十年差一分所當隨時釐訂以期脗合而六儀之攺創也占候雖精體制究未協於古赤道一儀又無遊環以應合天度志載星象亦間有滬略躐次者我

皇祖精明步天定時之道使用六儀度至今必早有以

隨時更正矣予小子法

祖敬

天雖切於衷而推測協紀之方實未夙習茲因監臣之

請按六儀新法參渾儀舊式製為璣衡撫辰儀繪圖著

說以裨測候并考天官家諸星紀數之闕者補之序之

衮者正之勒為一書名曰儀象考成縱予斯之未信期

允當之可循由是儀器正天象著而推筭之法大備夫

制器尚象以前民用莫不當求其至精至密矧其為授

時所本熈績所關尤不容有杪忽差者折衷損益彰往察来以要諸盡善奉時修紀之道敢弗慎諸至乃基命宥密所為夙夜孜孜監于成憲者又自有在是為序

印譜序

國家膺圖御寓

神聖代興赫濯撻伐光啓

鴻業時則有推轂命將之典及功成奏凱還上元戎佩印載在册府蔵之史宬蓋法物留貽不啻如鼎彝籍所稱

王節牙璋尚方齋斧者比乾隆十七年釐考國書篆字
成因詳加酌定交泰殿所遵奉
世傳御寶仍依本文不敢更易其常行誥敕所鈐用以
及部院司寺已下外而督撫提鎮已下咸改鑄篆文以
崇典章昭法守而大將軍經略及諸將軍之印或存舊
或燕篆一依交泰殿諸寶之例各以時代為次兹西陲
武功將竣爰譜圖系説如左書曰其克詰爾戎兵以陟
禹之迹方行天下至於海表罔有不服信夫兵可百年

不用不可一日不備披斯譜也必將曰是印也是我朝某年殄某冦定某地所用也又將曰是印也鑄自某年某官既奉以集事傳至某年某官復奉以策勲者也想見一時受成

廟筭元老壯猷豐紐重臺焜燿耳目繼自今覲揚光烈思所以宏此遠謨弼我億萬世丕丕基將於是乎在以視銘績鼎鍾而圖形臺閣者不尤深切著明也歟然則觀於寶譜而一人守器之重可知觀於印譜而羣

才翊運之殷又可知詩曰王之藎臣無念爾祖記曰君子聽鼓鼙則思將帥之臣一再披閱其何能置大風猛士之懷哉裒潢蔵事並令守者什襲尊蔵為部凡四一皇史宬一大内一内閣一盛京也

春秋直解序

中古之書莫大於春秋推其教不越乎屬辭比事而原夫成書之始即游夏不能贊一辭盖辭不待贊也彼南史董狐世稱古之遺直矧以大聖人就魯史之舊用筆

削以正褒貶不過據事直書而義自爲比屬其辭本非得已贊且奚爲乎厥後依經作傳如左氏身非私淑號爲素臣猶或詳於事而失之誣至公羊穀梁去聖逾遠乃有發墨守而起廢疾儼然操入室之戈者下此齦齦聚訟人自爲師經生家大抵以胡氏安國張氏洽爲最著及張氏廢而胡氏直與三傳並行其閒傅會臆斷往往不免承學之士宜何所考衷也哉我

皇祖欽定傳說彙纂一書鎔范羣言去取精當麟經之

微言大義炳若日星朕服習有年紬
聞志切近因輯易詩二書竣事命在館諸臣條系是經
具解以進一以彙纂為指南意在息諸説之紛歧以翼
傳融諸傳之同異以尊經庶幾辭簡而事明於范甯去
其所滯擇善而從之論深有取焉夫儒者猥云五經如
法律春秋如斷例故啖助趙匡陸淳輩悉取經文書法
纂而為例一一引徵切墨以求之動如鑿枘之不相入
譬諸叔孫通蕭何增置傍章已後例轉多而律轉晦盖

曲說之離經甚於曲學之泥經也審矣書既成命之曰直解匪不求甚解之謂謂夫索解而過不直則義不見爾而豈獨春秋一經為然哉是所望乎天下之善讀經者

皇朝禮器圖式序

五禮五器之文始著虞書若璣衡若作繪絺繡若笙鏞柷敔粲乎具列迨成周攷工記乃詳載廣圜尺度與夫方色鈞鍔圜匡縝疏侈弇之差說者謂器之有圖實權

與是漢儒言禮圖者首推鄭康成自阮諶梁正夏侯伏明輩均莫之逮宋聶崇義彚輯禮圖而陸佃禮象陳祥道禮書復踵而穿穴之其書幾汗牛充棟然嘗念前之作者本精意以制器則器傳後之述者執器而不求精意則器敝要其歸不出臆說傅會二者而已我朝聖聖相承法物修明折衷大備維是敬

天尊

祖頒朝詰戎之典弗懈益虔第所司展事具儀間沿前

代舊式方名象數時有未協爰諏禮官自
郊壇祭器及鹵簿儀仗輦輅以次釐正至冠服以彰物
采樂器以備聲容宜準彝章允符定則而觀象臺儀器
自
皇祖親定閱數紀於今度次不免歲差又武備器什有
舊會典未經臚載者皆是範是程進御審定於以崇飾
祀饗朝會軍旅諸大政顧弗薈萃成帙慮無以垂光策
府於是按器譜圖系說左方區為八部用付剞劂俾永

其傳夫籩豆簠簋所以事
神明也前代以盌盤充數朕則依古改之至於衣冠乃
一代昭度夏收殷冔本不相襲朕則依我朝之舊而不
敢改焉恐後之人執朕此舉而議及衣冠則朕為得罪
祖宗之人矣此大不可且北魏遼金以及有元凡改漢
衣冠者無不一再世而亡後之子孫能以朕志為志者
必不惑於流言於以綿
國祚承

天祐於萬斯年勿替引之可不慎乎可不戒乎是為序

大清通禮序

伊古承天之道治人之情莫善乎禮顧其為用往往詳於朝廟畧於鄉閭及攷儀禮十七篇所紀獨多士禮自后蒼有推而達之之說儒者奉為本經其等差節度互見於周官戴記然時有牴牾朱子嘗建議請修通解而未既厥業信乎完書之難而行典禮觀會通章志貞教經世者所宜重也經禮三百曲禮三千會典蓋經禮之

遺矩而通禮亦曲禮之濫觴朕臨御之初敕儒臣蒐訂
前聞折中令甲準時會之宜衡質文之紀釐為全帙用
詔方來越歲己卯排簒裁就寧詎謂副在有司執以莅
事而已哉蓋嘗深維大順大同之化初不越納身軌物
與天下共之焉耳三代以下漢稱近古觀叔孫通之朝
儀公玉帶之明堂不過椎輪犓具後此如唐開元禮宋
太常因革禮元通禮明集禮取足徵一朝掌故追承用
日久俗尚駸尋精意遠而敝𢿘隨之既苟簡慢易而無

以稱其情甚且改錯偭規敢於侈汰而冒其上故禮之不通也於是乎始難六經之士雖欲闡教正俗然居下不獲若考亭家禮涑水書儀黨塾閭以為兎園陳策其事不關功令故禮之通也於是乎尤難是編也約而賅詳而不縟圭臬羣經羽翼會典使家誦而户習之於以達之人倫日用之間興孝悌而正風俗則朕淑世牖民之意或在斯乎或在斯乎因禮官之請爰為序以諗其端

沈德潛選國朝詩别裁集序

沈德潛選國朝人詩而求序以光其集德潛老矣且以詩文受特達之知所請宜無不允因進其書而粗觀之列前茅者則錢謙益諸人也不求朕序朕可以不問既求朕序則千秋之公論繫焉是不可以不辨夫居本朝而妄思前明者亂民也有國法存至身為明朝達官而甘心復事本朝者雖一時權宜草昧締構所不廢要知其人則非人類也其詩自在聽之可也選以冠本朝諸人則不可在德潛則尤不可且詩者何忠孝而已耳離

忠孝而言詩吾不知其爲詩也謙益諸人爲忠乎爲孝乎德潛宜深知此義今之所選非其宿昔言詩之道也豈其老而耄荒子又不克家門下士依草附木者流無達大義具巨眼人捉刀所爲德潛不及細檢乎此書出則德潛一生讀書之名壞朕方爲德潛惜之何能阿所好而爲之序又錢名世者

皇考所謂名教罪人是更不宜入選而慎郡王則朕之叔父也雖諸王自奏及朝廷章疏署名此乃國家典制

然平時朕尚不忍名之德潛本朝臣子豈宜直書其名至於世次前後倒置者益不可枚舉因命內廷翰林為之精校去留俾重鋟板以行於世所以裁培成就德潛也所以終從德潛之請而為之序也

皇輿西域圖志序

語云耕當問僕織當問婢志廣輿者不稽之歷代建置沿革將無從數典而志西域則有不能盡稽之歷代者實以幅幀所限言語不通雖漢唐盛時亦頗能威行天

山迤南建官設都而天山迤北本不能至也即有一二羈縻之國然叛服不常征調弗應又安能履其地而疆索之哉且漢唐之程督異域者仍漢唐人而已其與準噶爾回部人語奚啻粤問而燕答則其所記魯魚亥豕之紛不待言而可知兹者叨

天佑藉羣力湊時會幸成是役準噶爾回部之人皆在

廷執事而國語切音譯外蕃語又甚便且易我諸臣馳驅往来其間目覩身歷非若耳聞口傳者比俾司校勘

而正其訛傳其真較僕婢耕織之問為尤詳且厄魯特語及回語朕亦因暇而習焉時御丹槧為之改正是西域圖志之書必應及是時成之用開歷代之羣疑垂千秋之信録間亦涉及諸史以存述古總計分部二十分卷五十有二繪圖系說蔚為完書若夫闢地蕆功文臣或有過頌朕所不取惟是籌耕牧計久長圖所以永
乾貺奠丕基思日孜孜持盈益凜予安得有功成無事之說哉

西域同文志序

歲庚午既定同文韻統序而行之蓋以梵音合國書切韻復以國書切韻叶華音字母於是字無遁音書皆備韻微特支那咒語窔奥可探而且衆寓方言拘墟盡釋兹者西域既平不可無方畧之書然凖語回文非纂輯文臣所曉是宜示之綱領有所遵循俾無踳駁舛訛之虞因以天山北路天山南路凖部回部並西藏青海等地名人名諸門舉凡提要始以國書繼以對音漢文復

繼以漢字三合切音其蒙古西番托忒回字以次綴書又於漢文下詳註其或為準語或為回語於是兀格軿自之言不須譯鞮象寄而凡識漢字者莫不通其文觧其意瞭若列眉易若指掌書既成名之曰西域同文志同文云者仍闡韻統之義而特加以各部方言用明西域紀載之實期家喻戶曉而無魚魯毫釐之失焉然嘗思之天高地下人位乎其中是所謂實也至於文蓋其名耳實無不同文則或有殊矣今以漢語指天則曰天

以國語指天則曰阿卜喀以蒙古語準語指天則曰騰格里以西番語指天則曰那木喀以回語指天則曰阿思滿今回人指天以告漢人曰此阿思滿漢人必以為非漢人指天以告回人曰此天則回人亦必以為非此亦一非也彼亦一非也庸詎知孰之為是乎然仰首以望昭昭之在上者漢人以為天而敬之回人以為阿思滿而敬之是即其大同也實既同名亦無不同焉達者契淵源於一是昧者滯名象於紛殊是志也將以納方

俗於會極袪羣疑之兮�

人心豈云無裨益哉

翻譯四體楞嚴經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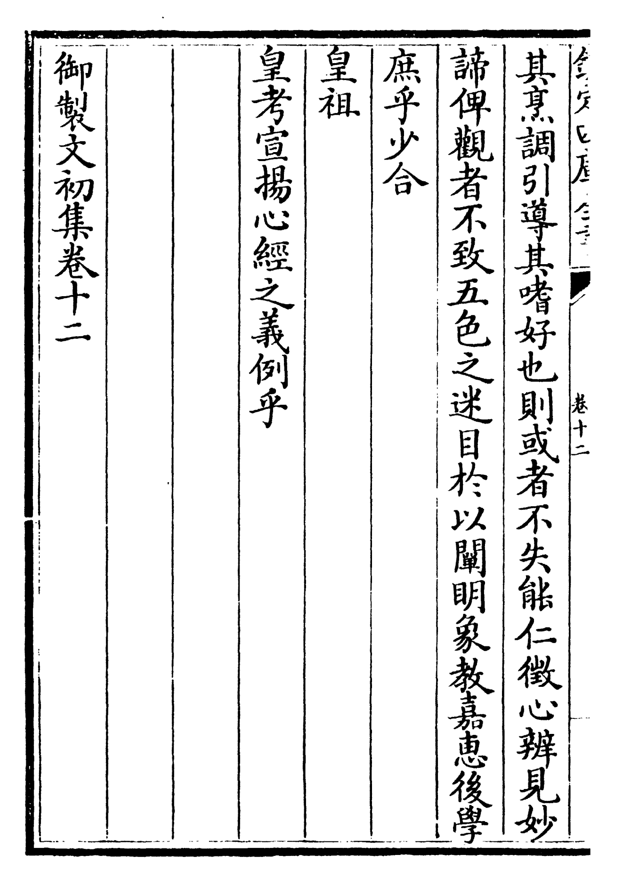
三藏十二部皆出自天竺流通震旦其自西達東為中途承接者則實烏斯藏天竺即所謂厄訥特克烏斯藏即所謂土伯忒也故今所譯之漢經藏地無不有而獨無楞嚴其故以藏地中葉有所謂狼達爾瑪汗者毀滅佛教焚瘞經典時是經已散失不全其後雖高僧輩補苴

編葺以無正本莫敢妄增獨補敦祖師曾授記是經當於後五百年仍自中國譯至藏地此語乃章嘉國師所誦梵典炳炳可據朕於幾政之暇每愛以國語翻譯經書如易書詩及四子書無不蕆事因思

皇祖時曾以四體翻譯心經

皇考時録而行之是楞嚴亦可從其義例也諮之章嘉國師則如上所陳且曰心經本藏地所有而楞嚴則藏地所無若得由漢而譯清由清而譯蒙古由蒙古而譯

土伯忒則適合補敦祖師所授記雖無似也而實不敢不勉力焉因命莊親王董其事集章嘉國師及傅鼐諸人悉心編校逐卷進呈朕必親加詳閱更正有疑則質之章嘉國師蓋始事自乾隆壬申而譯成於癸未莊親王等請序而行之朕惟楞嚴者能仁直指心性之宗㫖一落言詮失之遠矣而況譯其語且復序其譯哉然思今之譯乃直譯佛語非若宋明諸僧義疏會解嘵嘵辨論不已之為譬諸飢者與之食渴者與之飲而非揀擇



其烹調引導其嗜好也則或者不失能仁徵心辨見妙諦俾觀者不致五色之迷目於以闡明象教嘉惠後學庶乎少合

皇祖

皇考宣揚心經之義例乎

御製文初集卷十二

御製文初集卷十三

後序

世宗憲皇帝硃批諭旨後序

皇考世宗憲皇帝天縱聖神精勤庶政四方文武臣僚具摺言事者日或數人人或數事緘封直達御前手自批發或立見施行或咨詢廷議善者温綸褒予過者訓戒諄諄隨宜指示悉出

睿裁一字不假手於人御極十有三年常如一日粵雍
正十年
特檢歷年批發奏摺命內廷詞臣繕錄校理付諸剞劂
彙成數帙輒以
頒賜在廷羣臣工未告竣奄遘
上賓予小子纘紹丕基敬展遺篋見所貯
手批奏摺不下數萬
奎畫爛然充溢巨麗然以未經

皇考檢定不敢意為增益謹就檢錄已定者彙著為目前後凡二百二十三人分一百一十二帙統為十八函當時隨檢隨發無先後倫次茲亦不復排類蓋摺奏浩繁不勝編錄所刻僅十百中之一二略見大凡本非全覽故也既告蕆事謹綴序言於後洪惟我皇考至仁如天至明如日至誠如神簡拔賢才任之以心膂股肱之寄開誠布公藹然家人父子無不可盡之言諸臣之才具大小短長與性質之剛柔彊弱克知灼

見如權衡繩尺之不爽片長足録亟登而進之有不及則激厲而開導之稍肆焉則裁抑之其陷於過始則訓飭之能改則已不悛則戒儆之使知悔艾終於怙惡則亦未嘗姑容然哀矜惻怛之意尚流溢於毫楮間也同一事而此或俞之彼或咈之非有所好惡於其間也蓋俞之者必有可俞之道而咈之者亦必有可咈之端同一人而始或予之終或斥之非有所喜怒於其間也蓋始有可予則予之終有可斥則斥之明燭幾先坐悉情

僞遠隅萬里遲閱數年
睿鑒所周範圍莫越正人心厚風俗兢兢業業儆戒無虞雖屢豐見告瑞應頻仍而惟是憂勤惕厲之心久而益篤記有之曰天道至教聖人至德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我
皇考之為治一天道之運行教澤所被百志惟熙即萬世而下尚如日月之照臨光景常新春風之煦然被物不自知其感動奮發而興起也予小子寅承鴻業自惟

寡昧無能企逮萬一仰法
皇考明目達聰孜孜圖治之心祇紹
徽猷夙夜黽勉其服教畏神警省弗怠之志詎敢以歲
月易耶謹序

跋

恭跋
世宗憲皇帝御書法帖
敬惟我

皇考世宗憲皇帝天縱聰明文思光被
奎章寶翰精詣入神夙承
皇祖聖祖仁皇帝指授神運天隨涉筆惟肖居
潛邸時常以圖史翰墨自娛雅好臨池陶鎔晉唐宋元以来名家墨妙歷年所積充牣琅函迨繼登
宸極日理萬幾手自裁答章奏訓廸臣民多至數千言少或一二字研硃灑翰運腕若神累牘連章未嘗有一懈筆至於名山祠宇巨牓豐碑耆舊臣僚柱聯堂額

寵頒殊錫照耀寰區而屏素箋頭長牋橫卷題新篇摹
古蹟者復數十百種盖惟我
皇祖集書聖之大成超神入化莫可名言而我
皇考以聖繼聖事事善繼善述作則垂憲貽萬世規
盛德之至形於心畫是以變化隨宜不名一體雖一波
一磔莫不矩矱天成神妙至於如此即以書法而言亦
猶啓承夏后武紹周文羲獻專門固不足道也予小子
日侍

庭闈仰瞻

天藻恭蒙

慈誨未涉津涘

手澤留貽悲深弓劒爰出内府所藏倣

皇祖淵鑑齋法帖排類編次曰朗吟閣法帖者

潛邸所書凡十有六卷曰四宜堂法帖者

御極以後所書凡八卷通二十四卷礱石選工命莊親

王和親王董其事雙鈎入石豪髪逼真摹勒既成恭識

卷末以昭
聖神立極垂範墨池琬琰圖球永珍世寶云

為君難跋

予昔為創業守成難易説亦既反覆辨論難與不易之輕重懸殊不可同日而語以為苓文本之言非是而定之曰開創不易守成難矣此非在守成言守成蓋實有見其難也兹特引伸觸類敬述勤政殿後楣
皇考御書為君難之義而為之跋曰大哉

王言示大清億萬斯年

家法大訓歟夫為君難之言孔子道人之言耳而吾直

以為

皇考之言者何蓋耕當問僕織當問婢豈不以習焉安焉不見異物而遷之謂乎且孔子非為君者也其云難亦不過思其理而度其勢究未身歷其境而心親其勞也

皇考稟內聖之姿行外王之道質諸心得驗以躬行故

取孔子之言而銘之梠端所以
自警也所以訓予小子也所以詔世世孫曾常凜此志
以迓
天庥而基命宥密永永無極也是故言政莫備於尚書
而言難亦權輿於尚書放勲重華一再曰欽引而未發
至於大禹祗承于帝首曰后克艱厥后艱者難也承于
帝舜者舜實承於帝堯也惟帝其難之則益深切著明
言之矣無輕民事惟難伊尹之申誥也先知稼穡之艱

難周公之作訓也五十八篇之中其於
天命民嵒之可畏暑雨祁寒之宜思誨之諄諄三致意
焉甄古今之得失綜政典之治亂無知難而不興之世
亦無不知難而不亡之朝然而知難非空言知其難而已
其必勅命謹幾明德修身以立其本懲忿窒欲親賢遠
佞以正其施凜凜焉惴惴焉以謹對越而培永圖予故
曰大哉
王言示大清億萬斯年

家法大訓也或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孔子之言也今獨舉其一豈股肱交儆之義哉予曰向不云乎難與不易輕重懸殊不可同日而語則為臣之不易吾將俟為臣者自言其不易可耳未若為君之難也且也當其不易者恒多語有之衆擎易舉則不易者亦將成易而當其難者一人而已嗚呼豈不甚難

書後

毛詩圖題後

宋馬和之善畫人物山水供奉高孝兩朝嘗取毛詩三百篇篇為一圖以進至今膾炙藝林特流傳零落未睹完璧為憾向在書舍稍解六法輙欲追擬全圖有志未逮御極後偶值幾餘檢內府書畫舊蹟得所圖毛詩若干篇筆法飄逸務去華藻洵如畫史所稱爰敕畫院諸臣規橅筆意舊有者臨之已缺者補之各圖梗槩清燕情閒間亦隨筆點染人物及山林水石致趣又仿東廣微作笙詩補亡六章並寫大意葢始事於巳未春積以

歲月迄今秋七月之望獲竟斯業雖畫法未克與和之
先後而翰墨風流繼踪曩軌亦足標文苑雅事且不啻
此詩之教以垂懲勸一披覽閭里巷貞淫之故朝廷郊
廟之遺犂然在目因是有以考其得失朱子云本之二
南以求其端參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於雅以大其規
和之於頌以要其止則修身齊家平均天下之道不待
他求而得之然則是圖成而可興可觀其裨益不更深
切著明耶乾隆十年歲在乙丑處暑日御識

書唐太宗懷鷂事後

予讀綱目至唐太宗懷鷂事未嘗不益服孟子盡信書不如無書之言而歎司馬温公之未致思也此事也唐史帝紀及魏徵傳皆無之温公輯通鑑蒐羅博採蓋取李延壽劉餗張文業諸家之説然正史不載刪之可也筆而書之啓後世之疑其誰之咎耶夫温公之書此事蓋亦表太宗之重賢與魏徵之敢諫而吾乃以為啓後世之疑者何蓋太宗與魏徵君臣相得虛受弼亮實為

三代以下所僅見固不在此小節也且小節而信亦足為大者之證而吏考其事有不盡信者豈不反累其大者耶綱目云上嘗得佳鷂自臂之望見徵來匿懷中徵奏事故久鷂竟死懷中鷂幸而死設不死則此事傳乎否乎且徵以此事為宜乎不宜乎以為不宜何不犯顔直諫而故為此譎術以徵平日敢言律之其亦必不出此也夫徵奏事故久之心誰則見之詭諫於君前後言於退食徵尚成其為徵耶唐有隋之宮室太宗縱喜延

接羣臣其亦有堂廉之分矣徵之来也豈其实然即太宗之果自臂佳鷂以為非見大臣之禮預付侍臣夫豈不可而必倉卒納之懷中耶三家村塾中其師素嚴弟子畏而憚之一日者師出他往羣弟子伺其間無所不為倚梯於楹捎雀於巢師之返也怵慄無所避則納雀於懷而因以死焉觀太宗懷鷂之事豈不有類於此耶而豈太宗之所為耶夫小節之不辨將謂大者亦如此也則書此事者非太宗魏徵之功臣乃太宗魏徵之罪人

矣李劉輩之記載雖未傳而其人亦不足責也余故益服孟子盡信書不如無書之言而歎司馬溫公之未致思也

題趙孟頫十札後

書格至孟頫一變說者謂其有意取妍㣲傷婉弱然右軍禊帖正以姿致勝固未可皮毛論也內府貯趙蹟甚夥觀蘭亭十三跋益知其師承所自原民部尚書王鴻緒舊名賞鑒家其子圖炯以所藏唐時僧義道小楷法

華經及孟頫十札進經尾餘幅古香可愛為書心經全
卷因留為珠林法寶朕惟取貴知足此卷展閲既竟為
拈趙法源流題數語而還之俾王氏子孫傳為世守更
增藝苑一段佳話云

書漢文帝除肉刑詔後

史稱文帝除肉刑以感女子緹縈上書救父其事不經
余故敘而論之

夫文帝除肉刑甚盛德也高帝約法三章已去秦肉刑

復肉刑其在吕后詩暴之時乎帝既去誹謗妖言之令因思及斷體刻膚之痛而有是詔稱虞氏之治欲以德化民固不因緹縈之言也必因緹縈之言是轉非帝之本意且其事亦有不可為訓者蓋淳于公罪屈耶不藉其女之言應出之淳于公罪當耶雖有其女之言應入之其出其入亦惟視其自取是所為與天下共之何容心焉而又何有於感一言而及天下乎且是詔之首即述有虞氏則舜之殛鯀禹固未聞有代父之請也史遷

將以為緹縈之孝為過禹乎天下之被刑者多矣孰無子女使皆效緹縈所為從之則殺人者可以不死不從之則傷孝子之意如是則聖人明刑之教廢矣夫逮繫謾罵固常人之情激切救父亦女子所有余獨怪史遷牽及肉刑之詔使有識者必致疑無知者謂可法亂聖人之大經害賢帝之盛德是固不可不辨

御製文初集卷十三

御製文初集卷十四

問

經解問

儒者之學莫尚於窮經經籍浩繁毋煩臚舉今試撮其大綱凡通儒所宜共曉者為多士詢焉經之名昉於何時五經六經七經九經十一經十三經之名分於何代秦燄雖烈而不能掩其光者藏於何人所藏何書其後

出於何地獻於何朝頒於何世各經授受源流何所依據章句注疏傳解箋詁之屬有何異同其施諸學官用以取士者何所因革又如古有三易夏何以稱連山殷何以稱歸藏周何以稱周易且連山不始於夏歸藏不始於殷周易不始於周其說可得聞歟傳周易者有四家其興廢可得考歟書何以有古文今文之别詩何以有齊魯韓毛之殊春秋左氏公穀而外又何以有鄒氏夾氏鐸氏虞氏之類諸家分門别派其說可悉數歟禮

始於高堂生顯於后倉其轉相傳述者誰歟二戴何刪馬氏何補冬官何闕儀禮何逸羣儒議論紛紜其說可詳陳歟論語何以有魯論齊論大學孝經何以有古本今本爾雅或曰周公作或曰子夏作其說何居孟子何以或刪或疑或翼或尊何其識之相遠歟惟中庸無異說而學庸二篇原皆載於戴記其別為詮說而列於四書者自何而始歟凡此經傳源委其能條分縷晰闡其微言抉其奧義而銖黍之不爽歟漢唐以經學取士或

專通或兼通或帖十通五皆得與選舉之格多士果能博學該通條對精詳斷制明決者固膺上第即或就所已知各抒所見而言有條理詞歸雅馴亦足以備採擇其悉言毋隱朕將親覽焉

史論問

儒者學術之要先經次史凡具淵通之學必擅著作之才然非熟於掌故周知上下數千載之事理而剖決其是非者不足以語此則史學尚矣今之稱正史者皆曰

廿一史豈廿一史之外別無正史歟抑廿一史之名遂定而不可移易歟又豈正史之外別無他史歟考之漢唐宋藝文志及隋經籍志所載諸史其名類甚多而稱史學者惟以馬班諸人為宗何歟史記漢書成於遷固不自遷固始也開之者誰補之者誰註解之者又誰也范史一書與馬班並稱三史而袁宏荀悅之作獨不可媲美歟陳壽之志帝魏退蜀正統已紊孰稱其是孰正其非可與三史並傳歟即三史之書又果無遺憾歟晉

書創於何人共有幾家唐太宗命房喬等再加撰次所稱房喬者何人也其稱房喬等者又共幾人也觀其文多駢麗史體固應然歟南北史皆成於李延壽而考之南朝北朝各有專史乃延壽復為合之合者可取則專者宜删專者既行則合者可廢而八書二史皆得並行辭多重複後之作者獨不可彙而修之歟六朝之後隋書頗善其所撰諸志綜覈尤工近世儒者專稱五代史而不及隋書又何說也唐書新舊二編各有短長自新

書出而舊書流布無多不得並載十七史中其故何歟
梁唐晉漢周皆有史薛居正嘗修之歐陽氏之本誠善
矣而薛氏之本猶可得見歟宋遼金三史已不及前代
而元史成於倉猝舛謬尤多乃後儒罕能删定以成佳
史豈古今人果不相及歟且史之體有二曰編年曰紀
傳紀傳之善自司馬遷史記始而編年之善則自司馬
光通鑑始通鑑本春秋之法至朱子則綱仿春秋目仿
左氏而前編續編之作亦皆得其遺意此外體例甚繁

沿革互異作史者奚啻數百家多士有能悉數其姓氏詳其名目以證其是非者歟將備舉作者之優劣以考正諸史之得失則一代著作之任殊有厚望焉毋勦說毋雷同毋苟且以干名毋徇人以自誤有志進取者尚慎旃哉其各矢乃心獨抒所見以毋負朕延訪之至意

乾隆四年三月廷試貢士策問

朕惟帝王統御寰區代天子民敕明旦凛對越廣諮詢切飢溺朝夕乾惕不遑寧處者亦惟思措天下於治安

登斯民於袵席緬想唐虞之世吁咈一堂時幾互儆其時黎民於變府事修和猗歟盛矣朕以凉德纂承丕基孜孜圖治四年於兹勤恤民隱痌瘝在抱蠲復遍于各省而閭閻尚覺艱難賞賚時及八旗而京師未見富庶論者謂泉布之貴病在禁銅今銅禁開矣而錢價轉昂又謂物料之貴病在税重今關税薄矣而物價未減用是日夜思維不能稍釋惟恐言路或有壅塞而利弊不知乃諮詢倍切而假公借私者多實心忠愛者少苟且

塞責者多直陳時務者少豈折檻牽衣之流不可見於今日耶元為善長宅心豈可不寛而尚寛大則諸弊叢生民生轉受其累恐其流也稍事整飭而觀望者又以為上心在嚴遂莫不以苛為察以刻為明而民受其困矣夫以今日之風行今日之政不過補偏救弊權宜設施思欲家給人足講讓興廉成比户可封之俗將何術之從歟又如河工一事動如聚訟新開運口論者紛紛彼身當其事者稍自擔承衆即以為固執而措置失宜

若一無釐正又以為因循而不足與為是責人則易而
自處之則又難也生民休戚視庶司賢否而承宣表率
則大吏之責也乃今之課吏者不過稽其案牘察其考
成其愛民若子如名父杜母者果得與旌揚之典耶凡
此數事皆朕時廑於懷而未得其要領者爾多士起自
草茅入對明廷既無顧忌之嫌宜盡敷陳之義若能仿
治安六策賢良三策深達天人之理性命之原治亂安
危之機者亦不拘體制詳切陳之朕將進而親詢焉

乾隆七年三月廷試貢士策問

朕德弗類託於士民君公之上凜對越之小心思安危之至計茲爾多士釋褐觀光宜有以陳古今之通變直指當世之切務是以詳延於廷諏以政要旬以啓告朕匪惟覘多士之所學亦以匡朕不逮思益下民耳蓋君之於民其猶舟之於水耶舟不能離水而成其功人主亦不能離民而成其治是以古先聖王恫瘝懷保惆然惟日不足者非斬民之懷惠而已也實有見於君民一

體之故今君與民誠一體歟德之不修政之不宣賢才之不進民隱之不聞有一於此其能成治道者未之或聞也將欲補四者之闕又何術之從歟夫天下不必治也君明而臣良上令而下從天下雖亂識者知其有治之幾焉天下不必亂也君庸而臣諂上令而下違天下雖治識者知其有亂之幾焉其盈虛消息之機多士亦嘗籌之素而欲有辰告乎務民之本莫要於輕徭薄賦重農積穀我國家從無力役之征斯固無徭之可輕

矣而賦猶有未盡合古者矛賦之外曰耗羡此固古之所無也抑亦古嘗有之不董之於官則雖有若無而今不可考耶且康熙年間無耗羡雍正年間有耗羡無耗羨之時凡州縣蒞任其親戚僕從仰給於一官者不下數百人上司之苛索京官之勒助又不在此限而一遇公事或强民以樂輸或按畝而派捐業田之民受其累矣自雍正年間耗羨歸公所為諸弊一切掃除而游民之借官吏以謀生者反無以餬其口農民散處田間其

富厚尚難於驟見而游民喧闐城市貧乏已立呈矣人之言曰康熙年間有清官雍正年間無清官亦猶燕趙無鏄非無鏄也夫人而能為鏄也而議者猶訾征耗羨為加賦而不知昔之公項皆出於此而有餘今則日見其不足且動正帑矣是亦徒被加賦之名而公與私交受其困而已矣將天下之事原不可以至清乎抑為是言者率出於官吏欲復耗羨者之口乎多士起自田間其必不出此而於農民之果有無利弊必知之詳矣又

如常平之設遍天下而卒不聞百姓無鮮飽之嗟或者禾稇畝而給銀稼登場而責穀是民未受其益先受其害矣將欲改絃易轍而天時不可必其何恃以無恐耶凡此數者皆朕日夜躊躇而未得其領要者多士其無以朕為不足告而閟之隱之其尚以朕為足告而敷之陳之悉言其志毋有所諱

乾隆十年四月廷試貢士策問

國家設科取士每三年而賔興之復明試於廷以覘所

志朕既不逮立政無方常思進彼嘉言佐予休治比策試貢士亦既不愧不文爰咨爰度矣乃多士之對揚者華藻是飾骨鯁無聞豈朕求之不誠歟抑司其事者抑不以進歟不然豈時無闕政民無隱情耶則多士以起自田閒未諳政務為辭耳夫政事與學問非二途稽古與通今乃一致爰以多士所素服習敬業者詢之必有以導朕焉五六七九十一十三之經其名何昉其分何代其藏何人其出何地其獻何時傳之者有幾家用以

取士者有幾代得縷晰而歷數歟三選四科五問十條乃周漢以下取士之别為取為棄為同為異為得為失可得而詳言歟其銓除也代復不同魏晉而下率循資格有四科九班之别五保七流之異其體例亦能條對論列否耶將欲得賢材舍學校無别途將欲為良臣舍窮經無他術多士宜有以奮發敷陳啟廸朕蔽其有深悉時政得失直言極諫者聽

考辯

黄子久富春山居圖真偽辨

乙丑夏沈德潛進其所為詩古文稿幾暇披閱則跋黄子久富春山居圖在焉所記題跋收藏始末甚詳是年冬偶得黄子久山居圖筆墨蒼古的係真蹟而德潛文中所載沈文王董鄒氏五跋有董鄒而缺其三且多孔諤一跋以為山居與富春自兩圖也然愛其溪壑天成動我吟興乃有長言亦命德潛和之且詢其較富春為何如德潛之跋以富春山居歸安氏為未得所安氏不

知也越明年丙寅冬安氏家中落將出所藏古人舊蹟求售於人持富春山居卷并羲之袁生帖蘇軾二賦韓幹畫馬米元暉瀟湘等圖共若干種以示傅恒傅恒曰是物也飢不可食寒不可衣將安用之居少間恒舉以告朕朕謂或者汝弗識耳試將以來翦燭粗觀則居然黄子久富春山居圖也五跋與德潛文脗合偶憶董跋與予舊題所謂山居圖者同則命内侍出舊圖視之果同次日命梁詩正等辨其真偽乃咸以舊為真而新為

偽反覆詳覽始知燈下駭以為更得富春者乃誤也匪惟予誤沈德潛之嗟咨嘆賞勒文以記者亦誤也奚啻德潛高士奇王鴻緒輩之侈賞鑒之精賈直之重以為豪舉者均誤也富春山居本屬一圖向之題山居者遺富春二字故雖真而人疑其非是耳雖然摹董而即董肖黃而即黃蓋非近日俗工所能為且其別種亦有實出舊人手筆而古香清韻堪以繼武石渠寶笈者槩以二千金留之予因之有深警焉歎盛衰而歸夢幻德潛

蓋詳言之玩物喪志又不若不識者之為得矣而況目迷五色易眩鮮明於流覽其尚可也於出治用人其可乎哉因一事乃獲三益是不可以無記爰書之於舊圖而正其名曰富春山居云

西域地名考證敘概

禹貢稱析支之叙周書紀西旅之貢自是而外西域之誌經書莫詳詳西域實權輿司馬氏然司馬氏實未身涉其地而詢諸其人也徒以漢武勤遠使張騫輩持賂

鑿空繼以貳師興師一狼千羊所得不償所失遷之所記出於傳聞夫魯魚豕亥以華言傳華言尚不能無訛而況語音殊衣服異嗜好不同之絕域哉其不能無訛不待燭照而龜卜矣今我師平西域伊犁之地屯牧者我人回部之城藩宣者我臣且國語切音實能盡各部轉韻曲折之妙是則傳萬里幅員之悉正千古紀載之舛實惟此時漢唐往事無論即如朔漠方畧所載初征噶爾丹時有回回國王阿卜都里什特者來降稱其地

為葉爾欽哈思噶爾後盡歸準噶爾我之使臣不過至伊犁而止不能至回部諸城也乙亥興師以来執訊獲醜屢詢其人稱為葉爾奇木哈什哈爾今則二城之人住京師者有之細詢其音乃定為葉爾羌喀什噶爾盖回語謂地為葉爾寬為羌謂各色為喀什謂瓴房為噶爾合而言之則葉爾羌者地寬也喀什噶爾者各色瓴房也其他類此皆有名義然彼地自隆古以来其名其義未之或易徒以阻隔幅員不通音問遂至屢易文而

始得其正夫以國語近各部之轉韻而一譯漢音必待再三詳考始能無訛則史遷之不免闕漏益不待燭照而龜卜矣兹為方略之書恐分纂之人無所取裁濫觴者豪釐之差承流者且致千里之謬因取各部山川疆域部落姓氏命軍機諸臣詳考確證歸於一是如提要凡例之作而叙其概如右自是之後統以新正之名為指南云爾

茅山正譌

壬午春巡將發金陵道句容徵三茅之勝而邑誌率摭吳越春秋禹改茅山曰會稽爲茲山數典所自是援越入吳疆域紊而世代淆予不可以不辨按史記注引越傳禹到大越上苗山苗與茅古字通而小異其爲屬越則均水經注漸江條云會稽古防山亦謂之茅山別稱防者蓋以防風後至故而漸江即浙江其山隸今紹興境明甚若句容之茅山本名句曲亦名巳山自後漢茅盈兄弟學仙於此三茅之名始著距吳越時旣遠地與

紹興又絶不相蒙輯誌無識者沿名竄附牽連為一謂會稽同出異名若良常秦望海江仙韭之屬二十有六實為一山且注出吳越春秋今𢿱全書初無是語況自紹興至句容道踰千里中隔一江三茅即號地肺安能呼吸一氣若此使其言然則方内纍纍宫霍蜀繹者疇不當名之曰崑崙岱宗乎再考江寧郡志良常秦望仙韭諸山並與句曲壤接道里可數更於紹興無涉即以所引秦望言紹興句容皆有要各自為一山未可强而

合之獨於茅山乎何疑或曰會稽為古揚州鎮山後漢移會稽郡治越秦初置時本治吳焉知會稽始名之茅山不可通於句曲後著之茅山也予得仍以吳越春秋正之其書凡六卷前吳傳三後越傳三茅山之改名會稽入越外傳不入吳內傳當時方隅所限詎不較然風馬牛哉用覼縷析之以俟後之訂山經者

古泮池諡疑

甚矣讀書之忌麤疎浮過不沈潛深造博綜詳考執一

為是譬為禾者鹵莽耕而鹵莽穫確乎其弗可也今之泮池非古之泮池歟而予丙子過此曽有詩闢之舊詩云十里東郊舊魯城新城安得泮池名徒以新城舊城之説横於中遂以為新城不應有古池耳丁丑再過闕焉未證其疑茲南巡迴蹕復駐曲阜廣核諸書及詢之孔氏家乘乃知古魯城即今曲阜其可證者以史記孔子葬魯城北泗上也水經注所引亦與脗合輿志稱今之曲阜為新城者盖因宋大中祥符間移築城於東十里許明正德間因流寇

兵燹仍徙還魯古址而築新城焉夫以明視宋固為新而不知以宋視古為尤新也是則統志諸書錯出者悉可按訂乃知今之曲阜縣治實即古之魯城也古魯城既不外則古泮池之與靈光舊址其不出此城章章明矣至若南北步武之數偶爾差乖大者同而小者異稽古者可以折中而弗覶縷究也予實悔夫前詩之率爾置論不足為據也甚矣讀書之忌麤疎浮過不沈潛深造博綜詳考執一為是譬為禾者鹵莽耕而鹵莽穫確

乎其弗可也

御製文初集卷十四